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五○九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友聲

讀「論黨派會議之說」後的幾點意見

侯有譔

昨天（廿六）大公報登載了胡秋原先生「論黨派會議之說」一文。黨派會議問題，是應該討論的，我也願意說幾句話。

一

胡秋原先生對於黨派會議是不問目的，只問根據。我覺得討論這個問題，要問根據，也要問目的。不問目的，不會懂得爲什麼需要黨派會議，就會變成盲目的反對或贊成，講不出道理來。

先從「根據」講起。胡秋原先生說：「只須問其在法律和事實上有無根據」。又說：「黨派會議在中國歷史上以及可據以大家公認的法律上，沒有這東西」。他一句話就從法律根據上把黨派會議否定了。對事實根據，文中沒有說起。法律根據的確沒有，如果法律上規定了黨派會議，那就可以隨時召開，不必提出要求來了。然而，根據却是有的。一個是歷史的根據，即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在北上時提出國民會議和國民會議預備會的主張，以達到全國統一和平團結的目的。這個預備會議，就是包括各黨派，各軍，各界推選的代表的。那時用的不是黨派會議名義，因爲包括的代表不限於黨派。但是，性質上是各黨派的。這個預備會議將準備人民普選的國民會議，就是國民大會。[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只有以民治結束黨治的一條路好走。因此要求用實現民治的辦法結束黨治，準備和實現更廣泛基礎的民主政治，因就是在民主的條件和前提下實施民主政治。從黨治到民治的過渡，採取什麼辦法呢？

先有了必要的民主權利和民主條件，才能結束黨治。黨治原封不動，是沒有民主可言的。問題的中心不在形式和外表，而在實際，更在整個的民主制度、機構和政策。經過什麼辦法從黨治走上民治，才不致空談「民治」，而在實際上維護黨治了呢？辦法是要大家來想的。我覺得黨派會議是一個好辦法。現在似乎除了許多人提出的黨派會議外，還沒有看見提出其他更好辦法的。

我覺得：黨派會議的構成、目的和發展，一定要弄清楚。胡秋原先生說「不必問」，我覺得是不妥當的。

黨派會議，應該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政黨雖是代表一部分人以至大部分人的意見的。[illegible]只要能得到人民的贊同，是能夠代表民意的。[illegible]不能自由組織，和自由表達意見的情形下，更是如此。自然，黨派會議還不同於民選的議會，並且還不廣泛，不過，黨派會議並不是固定的制度，只是一種商討當前最重要的國家大事的機構，是各黨派團結的橋樑。他在實現民主政治中，擔負了橋樑的作用。這個作用，據我看來，要看他究竟討論些什麼，是否負起從黨治走上民治的重任。要他能起這個作用，就要看黨派會議是不是討論結束黨治的具體辦法……如果討論，那是向前進一大步，如果不是這樣，黨派會議就變成了清談的機構或者徒擁虛名，徒具其形，對實現民主政治是沒有多大幫助的。爲什麼呢？我以爲：黨治不是幾個黨派，會議一下就能結束的。站在人民的立場，只有人民具有了一切民主權利，真正參加了政治，才能結束黨治，這就一定要有一套真正結束黨治的具體辦法。其次，國家大事光是黨派會議商量還不夠。也還要和無黨無派的人們一道商洽一下，所以，我覺得，黨派會議後，應該召開一個包括朝野各黨派及各界各地方的代表的國事會議，把民主的基礎更擴大。經過這個會議，再成立聯合政府。這樣的聯合政府並不是「黨派聯合政府」，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自然，這不能以此爲滿足，因爲，民主的聯合政府的民主基礎還須擴大和廣泛，只有全民民選的政府，才是基礎最廣泛的民主政府。所以，我覺得民主的聯合政府只能是一個臨時政府，還要進一步召開人民自由選舉代表組成的國民大會，選出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有聲望的民主人士，組織正式政府。這樣的國民大會和政府才是建立在最廣泛的人民的基礎上的，這樣實現的憲政，才是真正的民主憲政。我的了解和意見是這樣。

二、三（以下兩大段論國民大會及克里米亞會議決定的民主原則當適用於中國，登不出來）。

要取得國際的合作 各國內部先要合作

英議員胡特先生在五工業團體聚餐會上講演

（本報訊）中英建設協會中英經濟事業代表團下院議員胡特和郭家錦力基特、但森等三人，來渝考察工合事業，上月二十八日抵渝，同行的有一位機械工程師福爾特。昨午胡特、斐特[illegible]聚餐會上，發表講話如下：

胡氏說：要國作戰的目的，在爭取永久的安全與和平，回溯上次世界大戰，當時的英國外交的因素，是因英國政策的縱容侵略，西門外長的不援助中國，致使中國、英國以至世界都受了極大的災難，這實在是英國外交史上一大錯誤，也是世界史上一大錯誤，直到今天，若干英國人士仍引以爲戒。今天我們的[illegible]已經明[illegible]，在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產生了法西斯成爲[illegible]工業國的遏阻，在工業[illegible]勝利的既定局勢。——這就是民主政治已獲[illegible]，英國人民在作戰中的努力，加以蘇聯紅軍的偉大成果成就，美國在作戰中的[illegible]，中國人民的堅持對日作戰，[illegible]已獲得勝利。

今天中國在艱苦之中，首先要緊定的明確的「[illegible]」，是中國將來建設成爲一個[illegible]的國家。孫逸仙先生的建國方略，主張從發展中國的經濟，使中國工業化，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這主張已爲中國的開明人士所接受。

但是，工業化能作成好的，也能作成壞的。英國是經過這個階段的。過去看來，[illegible]英國百年來的工業化的時代，曾被叫做「飢餓的時代」。後來由於工人的覺醒，工人知道他們有權利要求不受飢餓，他們知道了飢餓不是天賦的，而是由於社會制度不好的緣故。[illegible]

胡特去年曾去[illegible]參觀[illegible]，合作運動在精神上和發生文化和教育上的作用，使人與人的關係和平。在平等的大原則下，國與國之間能合作，才有國際的合作，可是國家的內部自己不合作，是難能取得與國的合作和國際的合作的。[illegible]不是爲少數人享有的，而是爲大衆利益的。

胡特演說後，伍方甚特[illegible]

美軍克復巴拉汪島首府

東京和沖繩島前日被炸

敵方傳小笠原發現美護航隊

（本報綜合報導）金開爾將軍的第七艦隊，二月二十八日出其不意，在明多羅島西南的巴拉汪島登陸，已由美克阿瑟將軍總部公報證實了。美軍迅速的佔領了該島東岸的主要港口首府寶寧嘉及附近機場。這是美軍進攻菲島的第十七個島嶼。該島在西貢正東七五〇哩，由西南向東北伸展，西臨中國海，東濱蘇祿海，北離明多羅不到一二〇哩，南北相距長到二七五哩，但最寬處只有廿十五哩。國山貫穿島中部，若干處高達六、八五〇呎。該島是明多羅和婆羅洲的聯接線，控制着菲島西部的航道，具有戰略戰術上的價值。呂宋美軍攻克控制了安提波羅的各山頭。敵軍曾初次使用伞兵襲擊菲島某處美海軍工兵營，被殲二五九人。

菲島美機在台灣高雄投彈七八噸，百尺以外還看得見濃煙升起，現在香港海岸毀傷敵船二十六艘。婆羅島方面：東西兩區爭奪戰分機場。日寇一面將大說：硫島美軍死傷共一萬三千五百人，毀坦克二二六輛，沉傷軍艦三十一艘，運輸船隻十一艘，但卻也自承日方曾與尖相當數目的軍火和物資。東京的廣播又在惶惶不安的呼喊着：小笠原某島的日機發現了美方集中的大護航隊，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消息。

美大陸航機羣襲一日轟炸琉球某島達六小時之久，轟炸的目標集中在海軍基地沖繩島。東京也從早上七時半到下午一時半，轟炸在進行中。

呂宋麥總部公佈：二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美軍肅清在馬里亞納和帛琉群島殘敵，包括塞班、關島、狄寧、呂宋群島在內，殲俘敵軍共一四六名，日寇的頑強也真是天下無比了。

湘東南資興宜章仍戰鬥

贛南大庾遂川敵軍繼續出犯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三日發表戰訊：湘西方面：㈠資慶以西我軍向長頭舖附近地區之敵反擊，殲敵一二四名，我亦傷亡官兵七三員名，現該與殘敵在秋田、馬頭山、長頭舖、風吹亭之線戰鬥。㈡二十六日我軍於寧鄉東南四十四里之卯田附近，擊退由寧鄉來犯之敵。㈢二十五日晨敵一股由湘潭北渡水豐以北約二十里之渦水，企圖西渡，我軍乘其半渡之際，向其猛擊，殲傷一部，殘敵不支退去。

湘南方面：㈠資興東北我軍一隊，廿六日晨向寧江市（資興東北二十八里）之敵攻擊，殲傷敵約百名，生俘二名，並午敵[illegible]向我反撲，現戰鬥正於激烈進行中。㈡我軍廿七日克宜章縣城，敵軍向西北資騷方向敗竄，我軍廿五日在良田（郴縣南四十里）附近截擊由郴縣向宜章移動之敵，斃敵百餘。㈢我正派隊追擊。我軍攻進宜章西南兩面郊區，部隊予敵頗傷甚大，二十五日敵由[illegible]反撲，現正於城西四十二里之上仙嶺，城南十四里之羅家、井頭嶺各地激戰中。

贛西方面：㈠二十五日自贛縣西北方面：我軍二十七日晨向贛縣攻擊，至二十八日晨完全攻克該城，殘敵向南潰退。贛西方面：㈡二十五日敵，我[illegible]大庾以西地區，由大庾來犯之敵，至晚我軍將敵擊退。㈢遂川敵一股，二十五日午向城西南稍坪進犯，我軍奮勇狙擊，斃傷敵甚衆。

（中央社訊）中美混合航空隊司令部二日公報：十四航空隊三月一日在海南島以西海面，可能打沉敵大型船艦兩艘。[illegible]以東，擊毀不明的敵船一艘，可能被打沉，另一艘被打傷。我機轟炸龍江流域宜山附近敵佔領區。

敵酋野田中將

任偽軍最高顧問

（中央社訊）據東京一日廣播：偽政府昨日宣佈：「汪父官」鮑玉大佐被發爲陸軍少將，任命爲汪政府總顧問田中將爲顧問。

淪陷三月後的義寧

同胞們在敵寇漢奸的蹂躪下呻吟

江浪寄自廣西

義寧本是桂林的西北，縣城距離桂林三十公里，桂邕公路就從它的身上穿過。自從日寇進入義寧後，兵力各地不等，[illegible]

林造成時，另一部份敵軍（約三千多人）於十一月三十日由臨桂竄到義寧。從三天起，它開始遭受敵寇的蹂躪。老百姓開始過比牛馬還不如的悲慘生活。

起初，敵寇偷偷我軍遺留搶掠在縣城駐紮，只在縣城附近村落居住。[illegible]

十二（夢縣）、仁和、中庸、宛田、丁嶺坊（和敬勝交界）等地，都經常駐有敵兵。兵力各地不等，[illegible]多三四百人，少則一二百人。他們恐怕給我們鎮破虛實形勢。費房四週用上三三層鐵絲網，禁止老百姓接近或通過。如果有人誤近，輕則亂打，重則槍殺。晚上不敢開門，街上大門緊閉起來，全縣[illegible]

幾個走避不及的婦女，就給那些禽獸強姦了。看見成群到合用的東西，就拿去。甚至拉四處搜索人來毒打，強迫供出儲存財物的地點，如果仍然找不出來東西，就要斷送生命。

來於拉夫，除了六七十歲以上的老頭，十三四歲以下的小孩外，所有男子皆在被拉之列，如果挑不起，挑不上行列，就觸不得當工，馬上就會喪命一顆子彈。

敵寇一到，就到處姦淫擄掠，因爲[illegible]之後，跟着來[illegible]的，是那漢奸們的政治欺騙，和燒殺等大規模的搶劫。

首先出現的漢奸是縣維持會長。他在民國十九年曾做過團長，後來因事撤職。[illegible]一次獄中，但覺得自己的學養，還不夠「號召」老百姓去做順民，便找出他舊時的石新元這個老[illegible]。石新元自己以前做過[illegible]，年約五十多歲，是保安司令部某[illegible]長，並在本縣做過一任縣長。當桂林緊急疏散時，[illegible]

「宣撫班」同時也開始工作了。什麼「日支合作」、「日支親善」、「打倒××政府」、「打倒英美」……等標語，和動員老百姓歸[illegible]的佈告，通通貼了出來。利用漢奸，威脅良民證（上面寫着住址、姓名、年齡，用的是昭和年號）到各處去搜劉老百姓回家，並強迫送物品來公用。[illegible]

那些漢奸們，[illegible]

工人階級的團結友愛表現

捐助胡世合的家屬

兩個工廠全體工友捐款

（本報訊）我們最近收到了兩起給重慶電力公司被害工友胡世合的捐款，除將該項捐款送交外，特將來函發表如後：

新華日報公鑒：

我們爲了悲痛胡世合同志的死，捐上了八十三塊老錢和兩要樣，尤深感痛切。所以爲他們將來的生活着想，但我們又是很窮的工人，只能抽出這微末的一點錢（共計國幣八千二百五十元）略表我們的心。煩貴報轉給胡世合的家屬甚荷。專此敬頌

編安

××鄉××煉鋼分廠全體工人謹上

三月二日

我們也是工人的一羣，還是在每日十幾小時工作下的勞動者。當我們在報上看見了咱們的弟兄胡世合[illegible]

舊金山會議日期近了

英美積極籌備出席

羅斯福總統寫信給出席的代表

英擬邀自治領政府會議

（本報綜合報導）四日二十五日，舊金山會議日期近了！英美兩國都在積極的籌備。羅斯福總統已提出八位代表的名單，已經發表，這八位代表包括民主黨的斯退丁紐斯、赫爾、康納利等，和共和黨的范登堡等，他的信裏說大會必定能夠消除爭議及相互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

英國方面：爲了事先統一內部的意見，據自治部大臣克蘭波在上院說，英國將邀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自治領政府，在最近將來舉行初步會談，共同討論有關問題，作爲出席舊金山會議的準備，印度也要派代表參加討論。

外相艾登曾於一日在下院說：舊金山會議除討論政治問題外，還將討論經濟問題。艾登又說：奧地利將不能和解放國家同盟國居於同等地位，但在最後清算時，我們仍將顧及奧國在推翻國社黨政權方面的貢獻。決意奮可以乘此機會，挽救奧人，「機會已經不多了」。建立自由與獨立的奧地利，仍然是英美蘇政府的一個原則。此次會議將會消除法西斯殘餘形勢的決心，由此也可以見到。

麥凱尼報告

談進攻日本本土

麥凱尼說：如果日本還修工廠到中國的計劃成功，戰事將顯得持久。

格魯說：打倒日本，要有三倍於從攻佔國的船隻。

（中央社訊加利福尼亞三日合衆電）羅斯福的美國海軍航運總署海軍少將麥凱尼一日在美國海外新聞俱樂部年會晚宴席上，提出運輸船隻的缺乏，使打垮日本所需要的供應，爲之停滯的現象。他說：攻擊日本要有進攻東京所需三倍的船隻。並且說：進攻太平洋時，每人每月要消耗六噸物資，每人需要由針線到坦克的每一物品。由於硫磺島的登陸，要有三百萬噸以上的運輸能力，才能使進攻硫磺島士兵得到一切物資。

（中央社加利福尼亞三日合衆電）據日本船舶五百九十七艘，約百多萬噸，內有軍艦一百零一艘，較大商船二百九十八艘。

一敵設新機構

統一防務和撤退疏散

（塔斯社東京一日電）據日新聞訊：日本準備大會期間，[illegible]轉換了促進疏散工廠，並疏散至日本各地的工廠，協調防空工作和佈置遊擊疏散機構。

顧大使問渝

（中央社訊）顧大使維鈞由昆明乘機於二日下午四時一刻抵渝，到機場歡迎的有英大使薛穆和夫人，吳次長國楨，胡次長世澤，外部司長吳南如、吳[illegible]、李惟果等十多人。

菲島游擊隊全體要求

跟隨美軍進攻日本

（中央社訊菲美新聞處馬尼剌一日電）菲駐美專員協商表示：菲律賓政府承諾以二十萬五千參加對日之戰，菲島現有的游擊隊，將全部參加美國對日本本土，其中大部份曾參加[illegible]、呂宋、雷伊泰和明多羅等島[illegible]已經非軍事參謀，倘與的事情正在積極進行。菲島民政交還菲政府後，菲律賓參謀部已有從起到充軍力的權力。

都主張重開議會

羅馬尼亞各政黨議院代表

一重要議題之一「是審查前政府報告」

（中央社訊）據東京二日廣播：昨日下午舊參院各派代表舉行各黨會議時，首相出席報告，並由眾議院各派代表今日下午在各派會議中討論政府今後的政治報告。眾議院各派代表報告今日下午在眾議院會議中討論與政府報告事項，[illegible]已決定與政府報告事項，各派已決定[illegible]會議期間沒有休息。[illegible]

「你們的精神和偉大成績 使我們勇氣百倍」

後方婦女致函慰勞前方殺敵戰士們

××鋼鐵廠全體工友上

（本報訊）[illegible]P Q、書手、錫光等三先生捐款一千元，火焰先生捐助救濟難童的款子，六百四十元，桂影先生捐助救濟難童的款子五百五十元，現由[illegible]Ｐ Q等三先生捐款二千元，請轉交[illegible]。

敵後戰士們：

[illegible]年來一直在惡情情緒中生活着的我們，今天能夠由敵後日報轉上這表示我們的慰勞之忱的慰勞金和信，[illegible]

[illegible]但你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卻忠誠地[illegible]，使我們看到：是你們在敵人的心臟下擔負了戰爭的艱險，[illegible]戰士們的[illegible]，爲中華民族的勝利和光明作了堅實的指路。

敵後戰士們！你們的精神和偉大成績使我們勇氣百倍，在苦門的歲月中，我們決心[illegible]活的兒女們的生活和苦難，[illegible]

陳漢育 P Q、書手、錫光

反對法西斯獨裁

卓別林受迫害

（重慶英文大陸報紐約訊）美國著名電影明星卓別林將回他的老家英國，卓別林被迫的一部份。自從去年拍了反法西斯影片「大獨裁者」以後，幾年來他都受到政治迫害。「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的一部份，」他又說：他在「大獨裁者」一片中所表現的自由主義思想，使他被目爲「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者」而被抓走。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部影片一直被放映，被提到法院，[illegible]」使他變成被害者。」他說他不是共產黨人，而是「[illegible]者」。[illegible]已證明那孩子和卓別林無關，但案子仍未了結。

簡訊

△法國駐華大使貝志高，一日晚由渝返昆明，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朱學範到機場送行。

△[illegible]

盟軍西支精兵展開攻勢 佔領蒙欽格拉巴哈

南路美軍到德里爾近郊

蘇軍向波羅的海岸挺進

（本報綜合電訊）盟軍東支強大兵力，同時向萊因河……，使倫斯德的……。盟西支精兵分佈如下：㊀加拿大第一軍在……以南；㊁美第九軍在蒙欽·格拉巴哈；㊂美第一軍在……

西線

格拉巴哈，是盟軍在萊因區佔領的最重要的地方，……

……離科隆已不到五哩。……

東線

（本報綜合電訊）……

英法兩國邦交 艾登說將有新發展

法意將另訂接境移民新約

（中央社訊）……

鐵托 和蘇伯西奇 同意擴政組織

希臘政府 傳將局部改組

保加利亞 繼續審判保奸

華萊士 任商務部長

羅國新閣 在組織中

羅斯福報告側寫

報告歷時四十五分 國會議案一致歡呼

讀者園地

人身自由何在？

經濟部一稽查擅敢 扣押民船綑打船夫

蒙害船夫呼籲主張公道

重慶自來水 常常有人偷

自貢鹽業代表 請願尚無結果

市聞一束

克里米亞會議 是美國歷史的轉捩點

羅斯福向國會報告三國會議經過

（續昨）

瘋狂的德寇 破壞雅爾達

處置德國目標 是要和平

世界和平機構問題 克里米亞獲得協議

舊金山會議美國代表團 民主共和兩黨各半

因為世界和平非一黨所能決定，和平機構不能為一人一黨或一個國家工作。

解放國家的政治糾紛 已經得到解決方案

三大盟國共同協助解放國人民，……

波蘭問題得到解決

建立強大獨立與繁榮的波蘭 改組臨時政府擴大民主基礎

邊界問題 公正解決

三國領袖努力成功 得到和平共同基礎 足以決定未來全世界的命運

協助解放國 重建經濟

估領德國 邀請法國參加

加強對日攻擊 徹底掃除日本軍國主義

馬爾他島擬定計劃

中東會晤 途中視察

大石湖

邵子南

皇平城，抬頭望，
西北有座大白山；
大白山，出過虎，出過豹，
上得山來要費大半天。

山裡有個大石湖，
一年四季水不乾，
冬天冰凍足萬丈高，
夏天的水也扎腳[illegible]。

山裡人們窮，
[illegible]這座山，
玉米稈，豌兒就像[illegible]，
蓋個房在石子兒中間。

一九四三年，
秋風兒已涼天，
日鬼子，在山下，
放一把火，弄一股烟。

從秋天，到冬天，
血樣的火燒紅了天，
兒子就被捉走，
石頭縫兒也要搜遍。

那搜過，就搜過，
山裡有游擊組，
白天出山打游擊，
晚間才回大石湖。

山頂放個[illegible]哨，
支起一[illegible]，
樹倒鬼子來，
樹在沒事故。

天明不見煙火，
天黑才把飯煮；
雞不叫，狗不咬，
小孩孩兒也不哭。

鬼子來搜山，
人們鑽了石洞洞；
鬼子看見了，
人們鑽出來過風。

儘管鬼子就有槍，
人們的石頭也夠拋；
一面打退一面跑，
日鬼子，白瞪着眼兒沒辦法。

追急了，跑不及，
路下腳往下[illegible]；
日鬼子，走開了，
爬上頭崖笑嘻嘻。

大石湖，大石湖，
鋼一般，鐵一般，
搜不完，打不死，
燒不爛，殺不爛。

就是有一宿，
伸手不見掌；
刮着西北風，
[illegible]拍拍巴巴掌。

[illegible]
[illegible]

游擊組的賓鳳南，
站在大石湖旁，
[illegible]，
[illegible]的地方。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支[illegible]上。

[illegible]，
鬼子到了[illegible]上，
人影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出來，

安了一條擦心腸，
扳着石頭尖，拉着葛拉藤，
抄小道兒繞過崗。

賓鳳南抬頭瞅着見，
鬼子舉起手中槍，
叫一聲：「游擊組小子別跑！」
扳動機鈕槍就響。

一槍打在額頂上，
賓鳳南鑽倒在湖旁，
鮮血流進大石湖
一口熱氣慢慢兒涼。

那邊槍聲響，
山裡人跑光，
鬼子動手搜，
啥也沒撈上。

天明鬼子退，
人們到湖旁，
一見賓鳳南
眼淚便直淌。

女的拿着樹兒直啼哭，
男的抹着淚兒揉眼睛，

老娘娘兒是嗚咽，
小孩孩兒傻了一樣。

天昏地也暗，
日月也無光，
光流眼淚，
沒有話講。

老頭拖着一領席，
小伙子就馱他上了山崗；
正要埋葬賓鳳南
猛然[illegible]出他的馬槍。

一下子立起了游擊組長，
放悲聲哭啞了他的粗嗓；
「這工夫兒，還捨不得的馬槍
真是鋼鐵打的革命心腸。」

好比一棍子通開馬蜂窩，
千百個蜂子往外鬧；
人們的哭聲登時起，
萬千句傷心話衝出胸膛。

抬起了賓鳳南邊走邊哭，
全山裡的人們來送葬，
老娘娘嚎哭自己的親兒子，
年青的以後哭爹娘。

他親爹就站在眾人前面，
一句話說得比誰也響亮：
「兒，你死得有個好榜樣，
老子就是老了，沒有力量。」

游擊組長走後面，
一個小伙子正在跟他打商量：
「嫌不嫌我個兒小，
要不要我參加武裝？」

賓鳳南的墳堆起來，
人們就拿這來使着他的馬槍；
人死了，槍還在，
槍在就又打得響。

大石湖就還是個碉樓，
小伙子一個賽過一個強；
日鬼子要滅大石湖
真好比狗咬太陽瞎嚷嚷。

冬天來了下大雪，
大石湖邊石頭都凍裂，
雪把山溝填平了
萬丈冰凍兒硬似鐵。

人們火邊烤，
老頭脫下羊皮襖，
叫個小伙子穿上它，
立在山頭去放哨。

狂風直呼嘯，
山頭樹不倒，
鬼子聽着響，
不知兒不覺兒向西回去了。

「槿花之歌」題記

陽翰笙

記得是十七年前北伐戰爭時期的事了：

在長江中部的戰場上，我認識了十來個韓國的青年朋友，其中有一個姓李的，是跟我一起在一個部隊裡工作，而且就我們的關係來說，他還是我的「部下」呢。不過我們那時的部隊，是無所謂上司與下屬的，我們都是同志——是戰友。

那時我們在軍隊中工作的青年朋友們，可以說大都是生動潑刺，熱情洋溢，勇敢好鬥的，可是李君卻與我們有一些不同，他不大多說話，老喜歡一個人呆在一個地方去沉思默想。我們中有幾個頑皮的朋友，每當他在行軍休息中獨自看天的時候，總要開他的玩笑，說他是在想家，想老婆，他呢，他卻不和他們去辯白，只深沉的苦笑一下，整理整理身邊的行裝，依然默默無言的跟着大家走了。

然而當他在群眾大會中，以東方被壓迫民族代表的資格，出現在主席台上發表演說的時候，他卻變成另外一個人去了，他渾身充滿着熱情，兩眼燃燒着憤怒的烈火，他用煽動有力的辭句去描述韓國亡國後的慘痛的非人生活和百折不撓的英勇的革命鬥爭，他每一次的演說，都說得聲淚俱下，台下的聽眾為他無比的熱情所動，都如觸電似的，受到非常大的感動。

我從他每一次動人的演說裡，知道他很了解中韓革命的關聯性，也洞悉他為什麼要跋山萬里的跑來參加中國的大革命，更由此而漸知他在韓國卻不是一個很平凡的人物。

為了關切，也為了更深的對於一個異國戰友的了解，我曾經好幾次向他探問過他身世，起初他都用了一些別的話來把我的探問支吾過去了，後來我們漸漸的熟了，他也就理解了我的慇慇的關切，是出於至誠的同情，於是他也就坦白的對我述說他一家人的慘痛的遭遇來：

原來他是韓國漢城的人，他的父親在韓國亡國那年便憂憤而死了，他有幾個堂兄也因參加暗殺運動和義軍運動，先後慘死在日人的手中，現在他的家中卻只剩下了他的母親，妻子和一個弟弟了，他本人在婚後不久卻又因參加了一九一九年的「三一」獨立運動，被迫逃亡到了東北，然後才輾轉到了廣州，參加了中國的大革命——北伐。

他是非常的熱愛他的母親弟弟和妻子的，他對我說：他自從到了中國以後，卻常在夢中回到了他的家鄉，可是每當他正在夢中和他的老母愛妻談說幼弟兒時的時候，敵人的警察卻又都把他們驚醒了。他竟連一個美好的夢也都無法做成！

這時我才懂得他為什麼老愛看天，老愛沉思默想的真正意思了。

北伐戰爭以後，我回到了上海，可是我這個韓國老戰友的消息，卻從此一別渺然，我雖曾到處打探過他的行蹤，但卻誰也不知道他後來的下落，年復一年的過去，現在也就更加渺不可知了。

李君的行蹤雖然是渺無從探悉，但他那陰沉憂憤的面影和他那悲慘沉痛的家世卻至今還深深的銘記在我的心中，因此當三年前有一位韓國的友人熱望我為他們寫一個劇本的時候，我首先便把起李君和他家人的遭遇為經，去描繪韓國的「三一」獨立運動。

可是我對於韓國人民的生活的了解是不夠深刻的，因此一直拖延了一年多，我都還不敢動筆，這其間我曾經先後訪問過韓國的林哲愛女士和金奎光先生。現在說林女士在我材料的搜集上卻給了我不少的幫助，至於金奎光先生他是親身參加過「三一」鬥爭，并曾身受過日本帝國主義者殘酷的迫害的人，在我和他廿餘次的談話中以及從他借給我的大批寶貴的資料，使我獲得了許多，把我要寫的劇本內容提出來同他研討的時候，他在戲劇中很感動的對我說：這不是韓國一姓一家的故事，簡直可以說是韓國的十分之七八的「革命之家」的普遍的故事，他為了要證明他的話沒有說錯，又特為我講述了十幾個韓國志士家庭的大同小異的慘痛的遭遇，使我聽了，也就寄心的感到：我所要寫的已經不僅是我的老戰友李君一家人的身世了，在我劇本的構思過程中，給我的影響很大，而在創作情緒上所得的鼓勵也很多，這是我要向金奎光先生表示我的深深的敬意的。

經過了一年多的醞釀，一個半月時間的寫作，兩三次的修改，這個劇本總算已經寫成了，而且「一切天之際」[illegible]也快有出版和演出的機會了。我是這樣想的：從北伐時期起就我的身經經驗來說，中國近二十年來的革命鬥爭，是與韓國志士流血流汗的鬥爭，分不開的。因此，假如我這點微末的努力，對於這個久已「被人遺忘了的國家」的故事，能夠多多少少有解點助力，這在我就已經感到了非常大的滿足了。

二月十六日

關於日記的故事

高舉旗

我親眼看過，出色的一件事：某校某生，成績不好到八科都是二十分以內，並且已有三個小過，二個大過的存案了。一次在另一同學因故開除之後，校長抽閱日記的那天，他的日記是這樣的記着：

「余平日惟崇敬三人，在國則國父，在家則父親，在校則校長也。現當青年求學時代，更當以我等師長，尤以校長為父也。大莫過於此，何謂師生之大分。何謂師生，即師生是也；何謂分，綱紀是也。夫以一人之身，以十萬以上[illegible]之綱紀，故有不綱紀者，則如天地之不可易。此次×××君對入會校長既不敬，又常欺騙同學，實在不顧綱紀之旨，校長也。校之賊，國之賊也。校賊不除，則校亡；國賊不除，則國亡，校焉能興？×君之中途除名，實爲我輩學生之幸福！」

據說：當時那篇日記學習得很，這篇日記就被選爲該校模範日記。永一學期，這同學竟能得到公費了。

對！日記之力量確是不可思議了！

現在，一般訓練機關，調人者和被訓者相隔十萬八千里，所以調訓者的操行，以日記考核被訓者的操行。於是，我也臉到些關於這方面的一故事。

有一次，一個學員被監禁在又潮又濕的[illegible]水渦裏，恰巧有一隻穿邊[illegible]的實驗給他贈死了！別的日記材料，在他當時的處境下，實在也沒有，於是，就記下這件事了：

「……我就把牠一是踏得五臟涂地，去，作讀書心得：「在猪鑽們跟前，是不必將示你心竅的珍珠了。」「把這只猪給一把，就不如給一隻母豬吃掉好啦！」

那位官長看日記的時候，於是集合全體的受訓者演說了：「原來，他今天不詳細記日記，就因爲他不肯將他那珍珠，給我猪看！好，給我這猪給母豬吃掉好。……後來，他的來猜猪兒抓一把，不如到真經到「母豬」只是跑了」的去，總算沒有三小時。

同學們，都很慘道人可惜，以他自的被罰跪，十幾個害心孤館，未嘗可以笑，且與於「且」！後來，這隊附說他是被監禁的，已經被調走，同仁都說了，而且他是學者了。

出。啊！真是不該，我的錯誤，不是對他什麼地方有錯，我不過是因他瘦小，可以欺負，因他瘦弱，充分表現了我的殘暴，死了，他也沒有而把牠都不但表現了我的殘暴無理和沒有道德的價值，更可恥了。……於是，這學員就在「服從，自然，含辛茹苦」的大題目之下，有系統的發揮了學而時習之的精神，比照日記的要求、乾隆帝的聖旨經過了另外文一樣多了。但是，另外又一件事了。

因為學員的自由被調走，因爲時光全佔日記的時間，把學員的時間了，沒有一天記好日記，就抄了什麼日記，就匆匆地抄了什麼讀書上的二句話上去，作讀書心得。

一、二八於無被縣室。

電影技師吳印咸

明英

吳印咸同志是聯政電影團隊長。他從事於攝影工作，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的作品不僅在中國攝影界享有盛譽，而且在法國沙龍影展及瑞士國際影展會上，都曾得到過榮譽獎章。

抗戰以後，吳同志就拋棄了自己在外面的優越地位與生活，攜帶着私人的攝影器材參加了八路軍。不久即深入敵後工作，在一年多的時間中，不畏艱險困苦親身參加戰鬥，將敵寇的殘暴和我軍的英勇戰績，一一收入鏡頭，很好的完成了黨給與他的任務。一九四〇年，吳同志從前方回到延安，在四年多的工作中，仍然是表現了那種高度負責的戰鬥作風。每天工作經常在十二小時以上，對於每件工作，都做得有條有理，從來沒有馬虎。

吳同志是一個善於克服困難的模範。吳同志由前方剛剛回到延安的時候，電影團在攝影設備上是很貧乏的。由於他幾年來孜孜不倦的策劃和親自動手，現在他們在沖洗、曬印、放大各方面的設備上，已經是粗具規模了。在目前延安的條件下，可以說已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例如：沒有放大紙，他就以印像紙來代替；曬印、放大都是利用電光，但是延安沒有電燈設備，他就改用天光；沒有放大機，他便把照相機改為放大機。又如：過去照片着色，都是用的美國柯達公司的顏色紙，現在沒有這種東西，他便利用市場上買的顏料，經過化學煎熬，使其呈透明體，塗在照片上，一樣的動人美觀。……諸如此類的創造是很多的。

邊區在敵頑封鎖下，攝影材料的來源是很困難的。吳同志自三八年以來就注意了這個問題。他對電影團現有材料的保存，是一貫的細心和謹慎的，並且有計劃的節省使用，直到今天，還不致有斷絕之虞。

吳同志節省材料典型的例子，便是南泥灣影片的拍攝。按照外國拍攝新聞紀錄影片的使用比例是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五。就是說：照一千尺影片，經過剪接後，只用到三百尺到五百尺。吳同志在拍攝「南泥灣」影片時，每一個鏡頭都經過周密的考慮，以寧缺不濫的方針，一共拍攝了一千五百尺，結果使用了一千三百尺，使損壞的比例降低到最小的數目。

在技術上，吳同志從來沒有保守的觀念。不僅僅自己虛心研究前進，而且還一點一滴的教給別人，與培養了一批攝影幹部。在幹部缺乏的邊區裡時，他於百忙中，為他們計劃擬定了一個精簡而實用的「攝影常識」（見該書的自序），大大的幫助了他們的技術學習，今天攝影界所表現的成績，大都是過去吳同志撥下的種子所開放的花朵。

在晉西北他同樣的培養了一二〇師攝影科的工作。回到延安之後，他還悉心和耐心的教育別人，大家也樂於向他請教，由此電影團的同志們都獲得了很大的進步。並且還供給了一些部隊文化技術的需要。

在這次群英大會上，吳印咸同志得到了表揚，受到了邊區人民的稱頌，光榮的當選為甲等的模範工作者。

物質的困難阻止不了他 受到了邊區人民的稱頌